

夏夜

守护



重新回归的西湖音乐喷泉 董旭明 摄

“经过疫情三年，现在，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，而且更热烈。”西湖音乐喷泉正在喷放，51岁的民警标哥背对着它，维护着现场游客秩序。

标哥名叫朱凤标，是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公安分局柳浪派出所的民警，从警13年来，他一直忙碌于西湖音乐喷泉广场一带，守护着每一位来这里游玩的市民游客。

面对着眼前的人山人海，标哥“严肃”地笑了。

严肃，是因为他正在执行夜巡安保任务。笑，是他打心底里为音乐喷泉重新开放而开心。

7月30日，西湖音乐喷泉重新开放后本报记者的第四场演出，也是它全新归来后的第一个周末。

谢春晖

通讯员

黄佳琳

A 傍晚5点开始夜巡 制服很快被汗水浸湿

“我们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，都在西湖音乐喷泉广场一带执勤，处置警情、处理游客的各种需求。”

夜巡，只是标哥每天工作的一部分。标哥说，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开放后，一天中最忙的就是夜巡。

从傍晚5点开始，大批市民游客开始涌向西湖音乐喷泉广场，等待开场。

7点45分左右，喷泉表演结束，人群渐渐散去，直到晚上九十点，这里的喧嚣才会归于宁静。

其间5小时，是标哥和同事们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。

“警察同志，喷泉几点开始喷啊？”

“警察同志，公厕在哪里？”

每天的夜巡，都是在市民游客的问询声中开始的。

“很多人只知道西湖喷泉重新开放，但开放场次如何、演出时间多久、观看注意事项，他们都不太清楚。”标哥说，虽然回答问题不在职责范围，但面对一张张期待的脸，他没有理由拒绝。

7月30日傍晚，台风“杜苏芮”影响过后的杭州，算不上很热。

可参与夜巡的柳浪派出所民警已个个大汗淋漓，制服早已湿透。记者跟随朱凤标在人群中穿行，感觉一股股热浪随着人群涌来。

“挤在广场的人群中，根本吹不到风，总感觉广场里的温度要比外面高上几度。”走在人群中，标哥下意识与游客保持一定距离，怕身上的汗味影响大家。

“这还不是最热的时候。”标哥说，如果是高温天的傍晚，巡逻一圈，会有快中暑的感觉。

当晚，约有7900人来到广场观赏西湖音乐喷泉。

时隔三年多，西湖音乐喷泉回归 一晚涌来近万人，也出现不少小意外 西湖“喷泉卫士”忙并开心着

B 一晚上找回三小孩 还有这些物品最易被遗失

在喷泉开场前和散场后最繁忙。“开场前，来问询的多。散场后，找失物、找小孩的多。”这是标哥多年来总结的经验。

因此，喷泉散场时，标哥会和同事穿行在人群中，一旦发现独行儿童，就会上前问问，确保孩子没有和家长走失。

“只要跟标哥一起执勤过，就知道他的本事有多大了。”朱凤标的同事说。

这一晚，标哥帮忙找回了三个小孩。

“我就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孩子就不见了。”散场时，一位妈妈向标哥求助。

标哥一面安慰她，一面将走失男孩的照片发到执勤群里，发动周边的执勤民警和辅警一起寻找。

过了一会儿，大家在距离广场约900米的西湖边找到了走失的男孩。原来，喷泉散场时，男孩跟错了人，等他反应过来再去找妈妈，已找不到了。

“这样的情况很常见，小朋友找不到家人后，不懂如何向周围人求助。”标哥说。他想提醒一句，带娃观赏喷泉的家长，要留个心眼，免得孩子走丢，另外要教孩子们一些基本的求助技巧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向民警求助。民警肯定会很努力地帮忙寻找孩子，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很快找到孩子。

除了“找小孩”之外，还要给遗失物品找失主。“比如手机、身份证、护照、驾驶证、手串，这些捡到最多。”标哥说，有时一晚上能捡到两三台手机或三四张身份证。前两天，有个游客遗失手串，民警找到后，还帮游客快递到家。

广场边有个警务室，俨然成了小型失物招领处。“联系不到失主的，我们会把物品放在那里，等失主自行来取。”朱凤标说。

西湖音乐喷泉恢复开放后的这几天，朱凤标和同事平均每天帮忙寻找三四个小孩，捡到各类失物四五件。



朱凤标夜巡时

C 守护喷泉13年 从未认真看过一场喷泉秀

在西湖边这支执勤队伍中，标哥是最资深的民警之一，也是收到表扬信最多的民警之一。

“我们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四十多岁，是一群老男孩。”标哥这样形容自己和同事。

13年前，标哥从部队转业成了柳浪派出所的旅游警察。“我在部队里就听说过西湖音乐喷泉，没想到会在喷泉边工作。”

他说，这些年来，他从没有完整地看过一次喷泉表演。每次喷泉喷放时，他要么在现场巡逻，要么在人群中处理各种求助。“转头的工夫，能瞥一眼喷泉就很满足了。”

时隔三年，喷泉重新开放。“我和大家一样，也很期待。”标哥说，西湖音乐

喷泉广场的人气又回来了，“我们虽然比之前忙了很多，但看到大家看喷泉时的开心，都觉得很值得。”

晚上10点，西湖音乐喷泉广场上还有一些来看夜景的游客。

临近下班时间，标哥在警务室里整理好当天的工作笔记。

“最后再巡一圈。”下班前，标哥又出发了。

记者这时才看出，朱凤标走路时左脚有些异样，每一步重心都落在右脚。

原来，朱凤标的左脚受过伤，动过大手术，打过钢板，至今仍有一块钢板留在里面。长时间工作和巡逻后，他的左脚就会疼痛。

“他不大提起自己的脚伤，聊得最多的还是工作。”同事都这样说。